退溪先生集 十八

書

廿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禹景善問目 性傳○甲子

前教居敬工夫若有把捉底意思便爲勞擾云云近日更思之靜時或可以不待把捉而自存至於動處若無把捉底功涉於悠悠無定著如何大抵舊習未除新功難就苦心著力庶幾有爲而外物之來必有見獵心喜之病輾轉浸淫以至於不自知其爲非如欲刮去舊習以勉新工用何道而能之乎

初學如何便能無把捉意思而得力於動處耶但切不可太著意緊捉只於非著意非不著意間加時習之功至於久而熟則漸見動靜如一意味正不可以朝夕期速效也況在吾輩舊習纏繞豈不甚可懼然亦只在其人篤志力行主敬明理而懲窒遷改久遠看如何他人何容力耶所謂爲仁由己正如此耳

見獵心喜先賢猶不免於十年之後在吾輩易言之耶

別紙

把捉即操存之謂非不善也若未得活法則反爲揠苗助長之患觀顔子四勿曾子三貫從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所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故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朱子亦曰持敬之要只是整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敢欺不敢慢則便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更於此思勉何如

答禹景善 乙丑

辱書兼寄示德陽遺稿 奇遵所著 深以慰荷鄭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纏於風霆可爲於悒其過於

號呼有不暇論者矣知公纔入泮而長立請討
之舉（時大學生疏論妖僧普雨罪）良苦良苦山中不見邸報
不知今如何也僕得遂病願 恩造無比感戴
曷喻

答禹景善

所云事鄭子精書只云有一相云云又謂此事
李僉知知去至問於李公（仲樑）則所答之言與
君所聞者相同一時兩三人所聞之謗一左一
右可笑可怪然兩謗之中子精所傳吾無其事
吾何懼君及李尹所聞吾實勸止吾一鄉之士

盡去之去疑拒之誤

吾何避不懼不避吾志素定但輕接後生吾自
以懵學老病之人本無開門授徒之意間有來
者或有故則拒而去或無故則不能盡去而畱
者往往有之如君輩及近日之事是也所接之
中其人不能皆曉事或過爲推重或自處太高
或行詭於常或言浮其實或妄攻人短或輕犯
世患凡此等事皆足以招人怨怒連累起鬧此
滉素深憂者若吾景善他非所憂只恐過爲推
重之言以取人笑罵如聚詩文成卷亦其中一
事也來書謂不以示人若能如此則固無害然

君雖不示他人必以示所親所親又以示其所親如此轉轉不止所以欲隱而彌露不如深藏不出或付諸回祿之爲得故不敢送納也勿爲怪訶幸甚京行在何時隨時隨處無非爲學之地千萬勉旃以究大業以副所望前與安道書云云乃聞謗自省之道當然耳非欲諸君因此而沮向道之志也

別紙

啓蒙原卦畫篇註朱子答袁機仲書乾之一奇今分爲云云其下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爲云

云傳疑兩今字不可混看之說差誤其然字以
下皆當抹去改之曰是皆據各八卦之內卦第
三爻推言六畫旣成之後如此也其下云初爻
二爻之四今又分爲八此又言六畫成後非但
第三爻分爲八初爻二爻之在二畫而爲四段
者今亦分爲八段云兩今字皆指六畫旣成後
言

右前日爲說大誤不自覺爲川諸人看得出因
以修改幸之甚幸之甚如覺有誤亦毋惜示及

滉告士純景善兩君

答禹景善

近因求蓮栽冒投小簡忽見惠書勤問兼寄到蓮根若干可足新沼之種感且爲幸陽月固非栽植之時然俗以此時移栽花木而得活者皆是豈獨花中君子而不如他哉亦意其移來過冬則托根固而發花盛也承西岳之會不久而罷從來好事巧被魔壞然自謂前讀茫然在君等英妙之年豈其然乎惟如我潦倒昏昏者正當此語耳詩文欲如示付此人更有少商量事姑停之正不須汲汲也

別紙

言浮其實等語自引其過鐫責痛切志欲改舊而圖新甚善甚善然而愚也嘗聞之君子之謀道也爲己爲人一也安有知前之過而思自新也於爲己則切切然惟恐其不及改於爲人則不惟不思改而反益甚之理乎公既知愧以公之過爲推重爲愚而乃益之以山斗等語以此之說撲前之說是何爲己謀則如垢思濯爲人謀則如風鼓火耶執此言之爲吾計者遇公之來當牢關固拒掩耳而走乃爲上策且公何嘗

見天下有丘垤之泰山螢爝之比斗乎其爲是言不幾欺天下之人乎千萬勿以戲言見加以卒就俱困之地也幸幸

範之吉凶因所行得失而類應莫非元定可見之實非如易之吉凶遇事推筮立卦生爻而後可見故其吉凶皆生乎動之比也

少陰居東少陰之數居東卦居東則少陰之居東何疑乎春雖屬陽造化之理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義則豈不可又爲少陰乎

答禹景善問目 啓蒙

序 揲音義

揲音雪四四間別而計之也

嫌疑

一彼一此從違未辨之類爲嫌或可或否吉凶
未定之類爲疑

自本而幹自幹而支

本指太極也幹指兩儀也支謂四分爲八以下
也然自兩儀而看則兩儀爲本四象以下爲幹
支自四象而看則四象爲本八卦以下又爲幹
支節節如此遞看

若有所迫自不能已性傳按一倍爲兩兩倍爲四四倍爲八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非强意畫出而皆本自然之妙若有所驅逼於後而推起之自不能已也

如此

分合進退縱横逆順性傳按分合者握而未分分而復合也進退者二少進退於二老之間也縱横交錯之謂逆順自掛扐推過揲爲順由過揲泝掛扐爲逆

此說固是然逆順之義就四象虛以相待圖看

亦分曉

無往而不相値性傳按四象爲數或以占位之餘或以掛扐或以過揲計之皆合其數故曰無往而不相値

然

形於法象性傳按繫辭曰見謂之象制而用之謂之法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

謂自然形見於效法成象之間非謂著見者爲人之可法可象也

專於文義

圖書象數之原專不理會而只靠書冊緣文生
義用意推說也

涉於象數

不專事文義而稍涉象數者亦不得象數之眞
小註 朱子曰象數亦皆有用性傳按談易
者不知易假借虛設之辭而每卦爻象數皆
依著一事直說其理泥而不能應天下之變
象數爲無用矣若曉得此書則深得假借虛
設之意而知象數應變之無窮而爲有用矣

此處不須說到假借虛設之意只謂易中聖人所言象數不過啓蒙所引數條而已而其義已盡說破學者曉得此書所說象數則易中象數皆有用云耳啓蒙皆引繫辭孔子之言而釋之其言皆象數也

假借虛設性傳按此如乾卦潛龍坤卦牝馬之類皆虛設其象以爲占事之應也

然

正說出性傳按此謂直指其事而言假如言乾之初九不言潛龍之象而直說聖人進退

陰陽消長則是依著一象而正說其理以一
卦當一事矣若然六十四卦亦只爲六十四
事而已豈能該天下之事應天下之變哉

同上

都來應得性傳按此言象數皆應占事也

是

本圖書 易大傳曰云云 小註 朱子曰
河圖洛書爲不足信性傳按一云歐陽泥於
易置之說而難信其某爲圖某爲書也一云
歐陽以則圖書作易範爲不足信也若如前

說恐不當下不足二字其爲後說無疑但其下即係以終無奈止不可破除之言是專爲發明易置之誤隔一圈別起一段始有易出於圖範出於書之說證明至到易圖說合二論爲一件說話見之甚易記錄者之置一圈分作兩截無乃誤耶

前說誤矣後說爲是但此條專爲發明圖書足信不可破除之意而已隔圈一條亦非是發明易置之誤亦只是明圖書爲易範所從出不可不信之義其置圖二說之間亦何害耶

劉歆云云　小註　陳氏曰互爲正變性傳按主河圖而言則河圖之對待爲正洛書之流行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之流行爲正河圖之對待爲變蓋其所主而言者異也恐如此

兩其五行

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五行無不各具天地之數故木有甲乙欥有丙丁餘三行皆然所以謂兩其五行

參互呈見性傳按河圖有流行之用洛書有

對待之體河圖有相克之理洛書有相生之
義豈非參互呈見者乎
是
表裏性傳按表者數之形於圖書者也裏者
理之隱於圖書者也蓋云河圖含九疇之數
洛書具八卦之位也
非謂數爲表理爲裏只是顯然見成者爲表隱
然包含者爲裏
邵子曰云云　曆紀之法肇於此性傳按觀
天與日月之會而成曆考驗天象必以星爲

度如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以爲天體者是
也故曰曆紀之法肇於此
是
蔡西山註　究於六十性傳按天地之數必
以六十者六甲而天地之數窮矣故凡天地
之數小盡於六十大盡於三百六十
然非獨六甲黃鍾爲萬事根本而五聲十二律
相乘亦究於六十是固天地之數本然也
小註　統氣
陽律統陰呂也

一類物

未詳

五運性傳接地二之火屬於少陰然矣又屬於少陽何耶天五之土屬於太陰地四之金屬於陽明亦何義耶

未詳

天一地二云云　補解　變化性傳接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生數則不論陰陽而皆稱變成數則不論陰陽而皆言化可也今一反是者陽唱而陰和之陽動而陰隨之陰數雖

生一不可以變言陽數雖成一不可以化言也
當如此看

小註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性傳按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今言陽變而陰合生水火云爾則水則固也惟火也地二生之天七成之不可以陽先陰後言之如何或曰陽變而生水陰合而生火作兩項看非謂不無與於陰火不成於陽也只以其所主者言耳或曰火雖生於陰而成於陽於陽不可言合於陰不可言變故如是帶言之耳或曰成

數雖陽乃生之陰生數雖陰乃成之陽故初
是渾言之耳三說皆似不知其爲確論
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恐皆當存之
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性傳按即此論之五行
之生若有次第而以有則俱有之說觀之又
不可以先後言也此造化之妙所以不可測
而亦不可執一定也理氣之辨亦如是有理
斯有氣有氣斯有理初無彼先此後之理也
又按先輕清後重濁之說恐是不易之定論
也以天開地闢之理觀之輕清者開於子重

獨者鬭於丑非有先後耶勉齋第一說非以
分先後爲非也只以論五行者泥於自一至
十之序而或以爲水火生於一二而未成於
木金土未生之前必待夫木金土之生三四
五之過然後始得成乎第六第七云耳故立
此論以發明之非謂其生也無先後也是以
於第二說以人物之初生喻之而以精爲體
比造化之有水氣爲聲比造化之有火精氣
雖不可以先後間也而人物之生也精凝而
氣有所聚體具而聲有所出是於水火略分

其先後也又云水火雖有成質但能潤能炎至生木生金然後形質全具第三說又云一濕一燥爲水火濕極燥極爲木金其著一極字亦可以見分先後也至於第五說又有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爲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之論其分先後也明矣可如此看否

此說甚善然自有先後處言則固如此而從有則俱有處看則又不得膠守一說苟膠守一說而廢一說不足以達造化之妙

奇偶多寡性傳按奇爲寡偶爲多陽數寡陰
數多
然
視聽分精氣性傳按前段說視陽聽陰後段
云精之盛者爲視氣之盛者爲聽精衰而目
暗氣塞而耳聾前後起語大有逕庭朱子曰
魄是精魂是氣魄如水視能明聽能聰底見
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此數說皆以
視聽並屬乎精未見有分配於精與氣耳朱
先生又嘗語人云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

魄先衰此又與氣塞耳聾之說相反且考諸
性理大全書又有勉齋之說云精之神謂之
魄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是又以
視聽並屬乎魄如朱子所云此等議論非獨
不同於朱子其所自爲說彼此各異何耶
勉齋說自相反處於傳疑亦已言之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云云 小註體圓
用方體方用圓性傳按圖無四角之體也方
方而止也指數之偶方有四角之體也圓圓
而行也指數之奇

是
用則存乎偶用則存乎奇性傳按偶指易卦之一陰一陽蓋圖之數偶故聖人則之而畫是其用存乎偶也奇指九疇之流行蓋書之數奇故聖人因之而敘是其用存乎奇也當就圖看得用存乎偶至於易卦之偶乃餘意也書之用存乎奇同此
以質而論性傳按質五行之質也以質而論水自爲水火自爲火是爲各居之義是如此

以氣而論性傳按氣五行之氣也以氣而論

五行各具陰陽初不相離是爲同處之義

同上

有分有合性傳按圖書最好看各居其方是

分也同處其方是合也

是

河圖四象之合性傳按生成同處不可謂四

象之合只是說太陽位與太陰數相合太陰

位與太陽數相合洛書四象之分亦可以此

推之如何

然位數之合與生成之合非有異數也
卦氣性傳按太陰之卦有太陰之氣太陽之
卦有太陽之氣
旣成八卦後不可言太陰卦太陽卦也只圓圖
之運自震至乾自姤至坤陰陽消長皆卦氣也
若京房六十四卦卦氣之序又別是一說
曰中央之五云云　中主外客云云性傳按
以成數看成爲客而生爲主以生數看中五
爲主而生數爲客所以分中外也
如此

小註　覺軒蔡氏說性傳按所論本爲圖書位數相錯之中有相對相對之中有相錯洛書則可易見河圖則難可曉一得五爲六以生成言之則同處一方不可謂之相對以位數言之則一得五爲六亦安取義於相對耶若曰一得五爲六而位乎北二得五爲七而位乎南是爲相對東西亦然是相對則然矣而非生成也非位數也不若洛書位數之相對生成之相錯之爲有意味如何

上文以位數相錯爲言則其言相對處亦嘗以

位數看蓋一與二位相對也六與七數相對也
三與四位相對也八與九數相對也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 小註 生出生成性
傳按生出或以爲自中五推出四方之數謂
之生出是恐未然生出只是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之次耳生成某生之某成之之次耳然
以大註觀之始下次上云云始下豈獨取生
之一而不指成之六次上豈偏說生之二而
不及成之七耶
疑從言則只云生出就其生出而細論始有生

奇之分耳然始下舉一遺六次上舉一遺七之
說不然六七八九非遺也又始于下而六七八
九歷數之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　七則九之
自西而南八則六之自北而東性傳按一三
五積而爲太陽之九進之極故必自九退而
爲少陽之七二四積而爲太陰之六則退之
極必自六進而爲少陰之八陰退陽進其常
而此則陽退陰進所以爲變也
是

無適而不過其合性傳按朱子本意蓋謂在
適而不值七八九六之數也縱橫十五相爲
消長而爲七八九六虛五分十則分一而成
九分二而成八分三而成七分四而成六以
此以彼每過七八九六之數也故王齋繹此
段列叙相爲消長而爲七八九六虛五分十
而爲七八九六卽贊之曰無適而不過七八
九六之合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是則明
白無可疑固是推之以下又曰七與八九與
六每相聯屬云爾則是七八自相聯屬九六

自相聯屬似非朱子不過其合之意而又
以河圖二含八三含七之說則是又非七與
八九與六相爲聯屬之意而反與朱子分十
之說同其下洛書一得五成六合九四得五
成九合六之說非徒與朱子不合又非所謂
聯屬之意也二四成六九居中之云正說聯
屬而其結辭又曰是亦七八九六無適而不
過其合也此所難曉如何看不失朱子之本
意而乃得玉齋之所指耶
此段看得太煩碎眞所謂不當疑而疑者也蓋

以每相聯屬故無適而不遇其合無適而不遇其合故每相聯屬則吾未見二說之有異也而二舍東入東三合南七非七八相聯屬邪北六西九亦然然則非相聯屬之云未可曉也又旣云成六而合九成九而合六二云云反曰非所謂聯屬之意何邪凡胡氏所言皆適合聯屬之意故其結辭云云今云云難曉不知其說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云云　小註　王氏分卦性傳按傳疑斷以非附會無據未得何命位數配卦朱子之說明矣恐不可以他卦

立異也況此非朱子之義起乃伏羲之所爲
非伏羲之自定乃天地之自然乾兌生於太
陽而一九乃太陽之位數則當以一九分之
不當除之以二七巽坎生於少陽而二七乃
少陽之位數則當以二七配之不當除之以
一九也玉齋豈不知此而爲是說哉特以易
方之數故然也而其論横圖則曰老陽分爲
乾兌少陽分爲巽坎此則反是何耶卦生之
次應無間於横圖而卦分之位大有變於彼
此何耶其曰乾爲金坎爲赤之論其亦合乎

聖人說卦之本意耶
朱子以老少位數分卦胡氏以老少互配分卦
二義雖不同各有其說故曰云非附會無據耳
其中或有病痛故又云以位配卦也不無義例
之可疑而前後證論不一不再終以韓氏說破
之矣乾金坎赤聖人旣言之雖未得詳其義亦
豈可以胡氏引證爲非耶此等處不必深求且
當輕輕地說過

居窮冬相錯性傳再三承敎疑惑愈滋若以
冬之陰氣盛於春初爲相錯云爾則豈義多

有李瑩玉齋此說本爲設卦分方而以京上
二象之不動爲陰守其常故云一六水只爲
艮坤而不得通變爲離震三八木只爲離震
而不得通變爲艮坤此陰之所以小而不能
他有所兼也此下不應以冬陰之溢爲言也
况離震爲春之卦亦安取義於冬陰之溢哉
窮冬爲陰本位故爲老陰若春則冬陰之溢故
爲少陰陰小而守其常故雖不能他有兼而互
變其卦然二陰之爲冬爲春則固自若也豈不
可謂相錯而爲冬與春之卦耶嘗見朱子謂門

人曰讀書寧拙毋巧寧疎毋密心疑巧固病也密何爲病而并戒之今公於此等不當疑處若苦生疑雖一反覆奉告而猶不釋然正是讀書太密之病幸思之

傳疑 納音圖旋相爲宮性傳按一辰之中配土之辰相次爲宮如子之辰則庚子土爲宮丑之辰則辛丑土爲宮之類疑如此

左行向火性傳按此圖只主納音故雖錯置五行若以五行本方之位言之則金西火南

自金向火故謂之左也

然

上下生性傳按以天地定位言之子居北坤位午居南乾位子爲下而午爲上也陽始生於子故曰下生陰始生於午故曰上生

以子午上下言之似如此然其下云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又律呂每益一謂之上生損一謂之下生則當云下而生上而生也非自下上生也

支干自東右行性傳按子位於北而支干始於甲子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東左也西

右也故云右行

然

三元

翰墨全書謂正朝爲三元歲之元月之元日之

元

原卦畫　古者包羲氏云云　神明之德體

傳按易卦皆狀神明之德乾健也所以狀其

德之健也坤順也所以狀其德之順也餘倣

此

神明之德有健有順而乾坤有是德他卦之德

皆然是因卦而見神明之德故曰通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性傳按類猶區別之意以六子
言別其震爲雷兌爲澤之類是也
類以類而分也如雷類震澤類兌各以所類之
情分之也
註 已定之形已成之勢
此指所以定所以成之理也非謂形勢已具於
渾然之中也
小註 雲莊說 天下之至變性傳按此指
易畫之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

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
四以至乎百千萬億之變也
然
必有所倚而後立性傳按此所謂道非器不
立之謂否
亦是太極之理　依圖書而立
易有太極云云　道爲太極性傳按道猶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不可通看率性之
道否人物各循天性之自然則莫不各有所
以當行之理此非太極乎

朱子答呂子約書論冲漠無眹處可見矣參[illegible]

性之道即太極

心爲太極　性傳按在人則當以本然之性未發之初爲太極而今指心爲太極何耶心統性情故云否

心靜而太極之體具心動而太極之用行故云心爲太極

四象圖下　玉齋說　遏他不住　性傳按此言造化自然之妙如此過之而難可住也猶所謂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已者也

然

八卦圖下註　三才略具性傳按三才者天地人也謂之才者疑就用處而言略具云者三才之象備於此三畫而不如兼三才兩之之備之備也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

然

小註　王齋說　位次相挨傍

此處有不可曉者非一以事理言之二太交而生艮兌二少交而生震巽兩儀交而生坎離王氏乃曰兌艮震巽交而乾坤坎離不交其言交

不交不在所交而在所生一也二少之位次相
傍固也二太隔二少而亦云相挨傍者豈不以
本相配位故云爾耶然而王齋說挨傍不在四
象而以兌乾艮坤震巽六卦爲言二也當更思
之

太陰太陽不動乾坤震巽不動性傳按太陰
太陽不動此言兩儀不交於生二老之時也
非謂二老自不動也乾坤震巽不動此言四
象不交於生四卦之時也非謂四卦自不動
也

此說似然然其於兩儀生四象處說不動與交不以兩儀而以四象四象生八卦處說不動與交不以四象而以八卦其可疑與前同

六十四卦圖後　朱子說　與今周易次第行列不同性傳按此以卦之生出次第序之周易以卦之入用次第序之入用次第說見序卦傳

然

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

六二即一舉眼便成四片四之外又有四朱子此

論見性理大全經世書後論

黃氏說 不相通性傳按先天太極兩圖其理一也而立義不同法家亦異不可强而通之也

是

天地定位云云 八卦相錯性傳按此言三畫卦交錯於上下而爲六十四也以乾八卦看乾兌錯而爲夬乾離錯而爲大有之類餘做此

是

小註 朱子說 須如此性傳按此言必中截橫圖以巽接乾以震接坤而爲圓圖然後自震一陽而始可見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之次第耳

是

稍涉安排性傳按橫圖自乾一橫排至坤八實是逆數未生之卦而乃易數之自然今圓圖之左方乃反於橫圖而順數已生之卦雖似出於人爲亦莫非自然之妙也

然

天文說左右

天文以自東而西爲左旋以自西而東爲右行今自北而東自南而西爲左右故云與彼不同

陳氏說　卦圖始生性傳按此指圓圖始生非指圓圖只言六十四卦圖之始生非如圓圖只如橫圖云耳

胡氏說　陰陽節候次第性傳按自震一陽至乾之極巽一陰至坤之極皆陰陽之自微至著

是

人之推測性傳按推陽生於復之微知陽極於乾之蓍推陰生於姤之微知陰極於坤之蓍

是

氣中

氣中如子中午中卯中酉中皆氣之中也

十二月卦氣不同朱子所謂文王說話性傳按二十四氣分屬於卦十二辟卦復一陽爲十一月臨二陽爲十二月泰三陽爲正月大壯四陽爲二月夬五陽爲三月乾六陽爲四月姤一陰爲五月遯二陰爲六月否三陰爲七月觀四陰爲八月剝五陰爲九月坤六陰爲十月之

卦乃辟卦也則所謂卦氣不同也皆以先天圓圖分配一而卦

氣不同以爲文王說話何也蓋十二辟卦雖

出於先天圓圖而文王之象亦屢言之故並

以是爲文王說話也

十二辟卦雖在先天圖中而疎密參差不同與

上文以卦分配二十四氣疎密整齊者各是一

說以卦配氣伏羲說話十二辟卦文王說話今

合而爲說非也

八卦各自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八卦各自爲一節卽分配二十四氣者也月氣

先後即十二辟卦也

又曰太極旣分云云　小註　朱子答袁機仲云　上半下半性傳據下指陽在左爲下上指陰在右爲上也半謂陽左陰右並而交之則必以陽之下右之半交陰之上左之半也只是舉對交處兩端而言非棄其陰右陽左之半也

是

其機渾然而無間

只謂無分老少而交故曰渾然無間豈有他義

耶
知圖之分陰分陽止不易其分性傳按朱子以老交老少交少粲然有分者言之故因朱子之說可以知圖之老陽乾兌位乎東南老陰坤艮位乎西北少陽巽坎位乎西南少陰離震位乎東北互相對易而分象之老少不易其位非若邵子所云少交老老交少之互易其分也

固是

是故乾以分之云云　乾以分之性傳按乾

以分之之說曾蒙下敎皆以分字爲闢字之
意謂闢陰之闔也自震之一陽都是闢陰而
獨言乾者以分之極者言下文陽分陰之說
同今竊有致疑於斯者分字不是闢字之意
恐是分出之意長則分分則消言陽長則陰
已生陰生則陽反消也蓋陰陽雖是二物而
陰實生於陽也故玉齋釋之曰動而陽靜而
陰者皆乾而乾實分陰陽云爾則分字何以
取義於闢字耶又引朱子一氣動靜之論以
明陽之統陰之理且下文陽分陰之論進齋

釋之曰陽分陰故曰爻生此尤可以見非門
字之義矣如何
乾以分之對坤以翕之分闢與翕聚爲對一也
下文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陰之所含陽之所分卽一闔一闢之謂二也闔
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聖人已對言之三也忽
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朱子又言之
四也玉齋含正意而以分限釋之旣非翕聚之
對乃强以陰陽分限之義引上乾無不若字之
意其實邵子此段無乾以君之意思而玉齋縱

言至此已不可曉今公分出之說初非玉齋意
又非鄙意而力主張何耶
一交再交性傳按或曰震巽自相交也兌離
坎艮自相交也或曰若如前說別無意嗜而
玉齋不應云初交爲震巽再交爲兌離坎艮
矣但上言乾坤定位而卽係以一交再交云
爾則乾坤初交爲震巽再交爲兌離坎艮矣
兩說皆未穩只是陰陽初交再交爲六子也
陰陽交之說前已云是
小註　胡氏說　分限

韻會去聲分字有分劑限量之訓

巽消之始風以散之性傳按散則物具言生物之功而此云消之始何也蓋巽爲五月之卦是乃物具之時而一陰生則亦是消陽之始也

是

又曰無極之前云云　或問朱子說　須有有無性傳按或者之意以爲旣云無極須有有極否

是

坤爲太極性傳按一動一靜之間爲太極坤
復之間固也若直指坤爲太極則似未穩當
恐是記錄者之誤也
上旣說坤復之間乃無極而於此再擧其說故
省文而云耳
徐氏註　萬户千門性傳按此指六十四卦
否抑指明年萬物生長之理否
在易則六十四卦在造化則明年造化
又曰震始交陰云云　陽長陰長性傳按兌
少女而云陽長艮少男而云陰長其下節條

以兑在天之陰艮在地之陽前後之說紛紜
交綜莫測其端造化之妙雖曰不可泥看亦
不應無說願受明教
兌艮自下二爻而言曰陽長陰長自上一爻而
言曰在天之陰在地之陽其取義多端如此故
曰不可爲典要若一卦只取一義何以爲易
小註胡氏說 四維性傳按綱之大綱爲綱
小綱爲維此言四維指四隅之偏也
是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云云 爲所尅之

陽性傳按此謂曾爲陰所減削之陽否抑謂
剋陰之陽否
謂剋陰之陽也
又曰圖雖無文云云 小註胡氏說 小底
變成大底到大底又變成小底性傳按以陰
陽言之其初生也小而極則大大則消消則
小矣
疑是積小以至大大既成了又自小積成去如
積時以成日昱月又積時去積日以成月來月
又積日去月之於歲亦然故云

納甲性傳前承下誨納卦于甲今以乾納甲壬文勢觀之當是納甲于卦也如何恐納卦于甲也

時往時來性傳按時一本作閑閑字何義閑是自得而無繫累之意如莊子說天游耳

無甚意義性傳前承下誨甚作甚麽義看若然是謂無甚麽意義猶言别無深意歟然

乾坤陰陽之一一字猶純字之義

坎离陰陽之中

陰陽在中故云

頤大過似乾坤之一

頤大過除初上二爻則似乾坤之純爲陰陽故云

中孚小過似坎离之中

中孚小過中兩爻似坎离故云

後天卦圖後　朱子説中半性傳按伏羲之圖推本天地定位而設是爲源頭文王之圖以互變流行而作是爲中半

不始於源頭截自入用後說故曰中半
說到六畫滿處云云性傳按凡論自太極加
一倍以至六畫者皆先天學也
是
各因一義推說
後天取義有許多故云此不須致疑
取義又不同性傳按彖經彖傳大小象取義
皆各不同然不可以不同而廢一說也豈有
彼此相妨
是

陳氏說　反而兩相對性傳按唯一則無對
而反則爲有對矣如乾坤卦正置倒置皆爲
乾坤何嘗有對如屯卦反置則爲蒙是爲有
對矣此云相對非謂方位相對也

是

帝出乎震云云　嚮明而治性傳按董說南
面之意抑指禮樂文物之明耶

南方爲明

註　兌艮爲耦性傳按以位言之兌居西正
艮居東北似不可以耦言也此云者恐是本

以少男少女一主說言之位一在成言之位
故稱爲耦也
不過如此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云云　小註翁氏說
只此四位止羲文微意性傳按天地間本無
截然爲陽截然爲陰之理則不獨於四位陰
中有陽陽中有陰四隅之位亦皆然也但此
四正乃位之極好獨陽則過於剛獨陰則過
於柔不能成變化之功故羲文位四正以四
卦實贊造化之微意也

好看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　以長爲先

震爲長男而初爻爲陽故爲陽進之始陽以長爲先是以位乎屬陽之方

以少爲貴

兌爲少女而第三爻爲陰則退之後也陰本主退以少爲貴故位乎陰用事之方也

進之中性待接坎中爻爲陽故爲陽進之中离爲退之中倣此但中之取義未能分曉進而居中退而居中

乾爲首云云 小註 朱子說 不信象性
傳按此謂不用象而直以理說之也
譬喩樣說性傳按此謂如乾之潛龍見龍之
類乃是象也而程子以爲以此物比彼事時
不信象故然也
上面來歷性傳按此指象數也
凡此數節 推其未明之象性傳按明猶發
明也謂因伏羲已成之卦而能發明他人未
明之象也
皆然

傳疑 邵朱分四卦不同圖下 借圓圖之

方

方方位也

納甲圖 合朔有先後

合朔月與日會之時刻或在午前或在午後

天地萬物論

明蓍策 河圖積數五十五云云 小註

朱子說 一六共宗為太陽之位數性傳按

一為太陽位六何以為太陽之數

蘭已曼言

老陽變圖 後叙 居一含九性傳按居一之說不須拘看上言掛扐之九過揲之九是爲太陽居一而所含之數也於此欲並求居一之象則不可得矣少陰少陽老陰亦然

然

小註 胡氏說 一箇十二有徑一之義三箇四有圍三之義性傳按以扐數合而爲一其十二則猶徑一之象分而爲三箇四則猶圍三之象只云合則有徑一之義分則有圍三之義耳非眞以此爲徑一圍三而用之也

義字術字皆是象字之義過揲之數倣此

然

老陰變圖後 小註 蔡氏說 生蓍陛傳前承下誨以為揲蓍生爻令按易說卦傳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註或問於朱子曰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朱子答云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云云蔡氏之詩與或者之言同蔡氏

之見亦誤耶

蔡氏此說生蓍固與或說同然所未知者蔡氏并與說卦生蓍字亦誤作揲蓍看與否耳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云云　小註

胡氏說　陽三陰一爲圍三徑一之術云云

性傳按陰一爲徑一之象陽三爲圍三之象陰陽各二爲圍四用半之象言其象如此耳恐是如此

且用舊法云云　陰陽以老爲動性傳按蔡氏前論老陰見損乎少陽老陽致益乎少陰

而此論老陰歸四于老陽少陽歸四于少陰
前後之說不同是亦各取一義耶

取義多端皆此類也

北不可見

此亦不須答疑只以人之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推之天地天地亦然蓋天在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一度半强地下亦然自北極前後分南北而看極南可見者一百四十六度强所不見者才三十六度極北可見者才三十六度所不見一百四十六度强豈非北不可見耶

小註 朱子說 加倍而得者體數也性傳按奇耦對待漸次生出有齊整而無饒乏之合爲六十四而八卦各得八焉正猶六十四卦加倍而得者也

恐如此但不可言漸次生出當云累變而成

胡氏說 四四十六各去其一性傳按四時各四月則是爲四四而一歲爲十六月矣四月各四十日則通計一歲亦爲四四而爲十六月是以各去其一則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

四時四月之說得之但一月四十日則當通計
一時四月各四十日而云四四十六是爲一百
六十日矣故四月去一爲三月四十日去一爲
三十日耳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云云　小註　蔡
氏說　宛轉

宛轉猶言委曲輾轉

老陰之變陽未成老陽之變陰未成性傳按
老陽之奇一其十二少陽之奇一其十二而
又餘八是猶存老陰之偶也老陽之策三其

十二少陽之策兩其六十二而又餘四是猶存於老陰而未及乎三十六所謂陽未成也老陰之奇兩其十二少陰之奇一其十二而又餘四是猶存老陽之奇也老陰之策兩其十二少陰之策兩其十二而又餘八是次少於老陽而猶多於二十四也所謂陰未成也

恐如此但餘八猶存老陰之偶餘四猶存老陽之奇此則未必然下文少陽策數餘四處曰由老陰少陰策數餘八處曰由老陽皆相反而言之故知其未必然也

乾之策云云 小註 胡氏說 繞地左旋
性傳按自東而西也

然
氣朔分齊性傳按氣盈朔虛之分相齊也
疑此分字是去聲分限之義
天裏看天外看

凡觀物身在其中不能辨識身在其表乃可明
見程子塗上堂下之喻東坡廬山面目之說皆
然況天無形體經星爲天體星行即天行天裏
有昨日起處今日過處無標可認故爲難若自

天表太虛空裏看來則可不迷眩此璿璣之制所以有六合儀在天之表天運不停而六合儀不動以不動之躔度爲標識而看天與日月五星之行度故其進退遲速如指諸掌此太虛空裏看天之術也然此術器在天表而看者猶在內至如渾象則作一團天形與日行而人自外轉而觀之此尤可見天外看天之不誣也

常度之餘分性傳按以日言之四十分乃是常度以月言之十九分乃其常度此云者七分乃十九分常度之餘分也

度則天與日異而餘分則同然則此餘分者當并天與日而通看可也

進退盡本數性傳按日行一日只到那角上而今云進過者何也以月之退看若有進過之度也非謂日行有過於角也

二十九日半內日月所行自日而看則日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自月而看則月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實日只行二十九度有餘耳對月退而言故曰行盡本數此處不須拘到角上之說也

十二支相合

斗柄所指之辰與日月所會之辰若有相應故日相合恐不過如此

日行却得其正性傳按天則過一度月不及十三度而日行一周恰盡故云得其正恐是如此

二篇之策云云　小註　西山說　立大衍之法以倚之性傳按乾坤之策乃天地自然之數而非大衍則無以算起故聖人立大衍以倚之蓋乾坤之策倚大衍而數也

然

是故四營成易云云　小註　朱子說　易之一變

若以易字看作變字則可若以爲易之一變則不可

西山說　易變

少異於朱子之論然西山非以此變字爲變交之變只是以因此一變而爲陰爲陽故云入用也

胡氏說　過底意思性傳按事過方有悔

過字對正字正是正當恰好處過則已是過多也過了恰好而有不好意思故爲悔

蓓蕾

韻書蓓蕾始華也又云花綻貌

顯道神德行性傳反覆承誨終有未瑩其於非是人硬憑地做之說尤有疑焉

德行雖人所做底所以爲德行者皆易之理也聖人體易之理潛見躍飛行止久速皆易之序也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本義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

夫觀變玩占而法行之而得易之序得易之理則人所以神其德行豈非因易之數乎易之數因占筮而見故孔子贊占筮之法而終之以此言朱子又以行以數神釋之恐不必爲疑也得易理行易序則神妙無方著一毫固必於其間則是人爲硬做而不神矣

傳疑　揲扐數該八卦象圖下說　乾兌離震之第一變坎艮坤巽之第一變云云性傳按十有八變而後八卦之名可得而見令王齋所謂變乃每番再扐之一變也初變得四

爲陽儀之象得八爲陰儀之象再變而四之上又生四則爲太陽之象生八則爲少陰之象八之上又生八則爲太陰之象生四爲少陽之象太陽象之上生四則爲乾之象生八則爲兌之象云云耳恐不可以八卦爲言也

如何

詳觀玉齋本說則無此疑矣但因此問覺得傳疑得兩儀得四象得八卦之下各爻之象二字今當補之

考變占　題下小註朱子說剛來柔進性傳

按剛陽爻也柔陰爻也言陽爻自某卦來陰爻自某卦進云爾彖辭剛上柔下之說皆類此

如此

文王孔子之說

文王彖辭雖不言卦變之例而孔子以文王之意作爲彖傳多說卦變之義故並稱文王也

乾卦用九云云　不可爲首

純陽居首太過於剛非所以用剛之道故下一句言不可爲首故變爻爲陰矣

小註　朱子說　牝馬先迷

大抵陽饒陰乏陽全陰半乾無所不利故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言只以柔順貞正爲利其他不能皆利也陽先唱陰後和其常也若反是而陰先則迷失道必後之然後得其道故曰先迷後得此坤卦彖辭也

一爻變　小註　僖十五年　亦無貺也

貺與也歸妹上六爻辭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無實蓋筐所以盛幣行禮以與人也无實則无以與人故云云但不用本文而變文言之未詳

二爻變　小註　先後首尾性傳按變爻以
上爲主不變爻以下爲主是有箇先後首尾
此言殊不分曉似謂卦則皆從下生上去所占
之事皆有先後首尾故變爻與不變爻之所主
不得不隨其所重而有上下之異云耳
方圖朱子說　乾坤艮兌坎离震巽之交不
交也性傳按乾坤交則泰不交則否艮兌交
則咸不交則損坎离交則旣濟不交則未濟
震巽交則益不交則恒也

是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禹景善 丙寅

別來倏已改歲蓂葉七展光陰不容把玩如此思戀無堪辱惠書至審知新履珍裕慰浣之情又不自勝滉病入新年加以腰痛適此歲時人事之擾殊覺酸苦今甫少定耳靜存晦養多年晩復叙職士友交慶恨不得面致賀意至如賤跡積數十年疾病狼狽之餘蒙 恩罷官爰得其所國人孰不知之若復有云云之事是無異

陷人於阬穽之中苟有素相知者旁觀而不救亦豈人情耶故想必無其事有必力捄吾無憂也

別紙

示喻教人接人之道處得其中固不易也以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處觀之公當初所見如子夏之言故所疑如此其後思得處又如子張所謂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之意二子之言雖皆若有理而不能無偏須如集註朱子之論然後爲得中而無弊也然今之人身不及大

賢之域者其於遠損友絕大故之際處之苟未盡善小則致忿大則取禍此所以不可輕也且來喻後段以聖人事言之理固如此但理一之中氣禀有萬不同此所謂分殊也故聖人雖竭兩端而敎不躐等此尤不可不知者也延平謂朱子曰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正謂此也看來說似於理一處稍有悟得只於分殊處全不及故奉告如右幸思之

答禹景善

兩宗之革　聖斷赫然吾道幸甚大平萬歲朝野騰慶節今藹藹泮林想學履俱勝滉　恩繹重負雖云必幸濫秩準職尚未控免日夕憂惶柰何柰何示及別幅儘有議論亦緣蹤跡如此敢以妄見作爲文字送入都下未安今茲未果俟後必定當有畧報耳其中割股一段來諭似得之鄙說因朱子庶幾之言而云云不爲無據然終覺未安明道操舍非聖言此一段未知出何書示破爲望

別紙問目在下

問目內費隱一段最緊姑畧言此恐不可以氣與器言也本章註朱子說因問者幷舉形而下者故先有形而下者甚麤之云其實只爲其下將說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設此一句於前面爲之田地爾正與釋天命之謂性處先言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後乃說理亦賦焉下云云之意同盖理不能獨行故將說理處先說氣其意非以氣爲理而袞作一片說也若見先說陰陽五行而謂天命之性兼氣說見先說形而下而謂費爲氣

爲器是全失朱子本意請更詳之以稟祭酒丈前何如其詞曲陶山只爲他人慮耳公必無是不須見還啓蒙翼傳送來則爲幸然眞逸手之云公亦以彼爲信然耶靜存與祭酒文皆以爲何如耶朱子嘗云義理未安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有商量況此定非聖賢之言耶朱子若果有此說何故都無他見稱處且所謂眞逸手有何義理事實耶千不是萬不是定是自誑誑人之說耳愼勿輕信

答禹景善

而見陰道見如何病甚昏眩不能尋有問說從之不見信雖說何益所慮論學而多誤害至於誤人誤世甚可懼耳操舍非聖言出處亦蒙指示甚幸前來諸說可論者非一二皆緣病困未畢及之總察

公試言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指理言指氣言

答禹景善問目

握手所以斂手也旣謂之斂手不可以二幅斂也明矣或謂死生異禮死者之手不必如

生者之拱也是不然人之生也收其四肢一不容放惰故其始死也人子不忍死其親襲明衣冠與平日不必變襲之斂手恐或不無其義也家禮劉氏註云中掩之手纔相對也用二幅裹手各置于左右傍則安有纔相對之名乎又有兩端各有繫繞擘一匝還從上自貫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擘者結於掌後節等語儀禮云牢中旁寸疏曰牢讀爲樓義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若如瓊山之圖旣失所謂牢中之制而上下左右之繫各相對結

兩已何必繞髻一匝從上自貫向上鉤指反
與繞髻者結乎又何必削約之然後安其手
乎今以瓊山之圖欲倣儀禮之制非特不必
爲亦不得爲也所謂兩端各有繫者指左右
之兩端有繫云耳若如瓊山之圖正與瞑目
同制只曰四角有繫可也何必兩端有繫云
乎哉

握手之制在儀禮家禮有不可曉處奇明彥考
訂論辨頗得詳細所以從來欲從其說以爲當
用二幅但其施用曲折有未明了爾今奉示諭

當用一幅非二幅之意甚力正與明彥說相反滉以本末明了之見安能定是非於其間耶但私心終不能無疑於一幅之說者儀禮用尺必是周尺則尺二寸之帛僅當今尺四寸二分強只用此一幅而裹兩手則兩掌裏表面猶有不足何能包及手表而可名爲裹表乎來諭謂之斂手禮中但云裹手無斂手之說況儀禮設決麗于擘疏云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二端繞於手表必重二端之二今本作一必缺一畫也若用一幅短帛如彼且不能出於手表安有相重於手表

乎此恐爲用二幅之證也且疏以經之設決一段爲右手以記之設握一段爲左手此亦似爲別用二幅之證也瓊山圖不用儀禮之制而自出意造固不當引此而論儀禮之制也劉氏所引禮疏云中掩之手纔相對者似謂尺二寸帛中析而掩手恰然周裏故云云似非謂兩手之相對也來諭以兩手並置爲象平時拱手亦恐未然蓋人於平時或坐或立而拱手則其勢順便今試於夜臥仰兩手相並而置於一處如設握者然則兩掌所置正當兩股之間而臂肘所

在斜搭髖髀之上勢甚妨戾不便此豈如事生之意哉故妄意以爲不若分手各置兩股近旁之爲順且便安也不審於盛意何如

斬衰之用環絰固爲不是但朱先生何以兩股相交之語只係於腰絰之下而不言於首絰乎是非偶然而然必有其由也且先生之爲家禮書也不從古禮處多矣試以一事言古經則哭踊有等家禮則哭擗無數古經則小殮絰帶家禮則成服乃絰帶斬衰用環絰或者其類是乎有人云吉服華飾在首凶服

麤飾在首環絰比繆絰未成而麤故在首腰
比首差輕故用兩股交帶比絰尤輕故用四
股自上至下漸有等殺此言似有理又云古
則小斂環絰成服繆絰卒哭還加環絰而宋
子從簡爲禮只用環絰都無數更之節此言
又與家禮卒哭條下楊氏說相類未知何者
爲正耶

環絰亦謂之弁絰單股不絞蓋絰之最輕者也
故用之於弔喪用之於未成服用之於卒哭後
從權服王事之人所謂金革之事無避者也雖

如功緦輕服猶不用此況擬於斬齊衰乎檀弓註曰五服之經皆繆惟弔服之經一股今公何乃致疑於此若凡學皆如此末梢恐不免多歧亡羊之惑也

虞祭之前朝夕朔望奠而不獻虞卒哭之後漸用吉禮則必用三獻固也但朝夕上食亦必用三獻則近於繁只用一酌則非祭之吉未知如何而可耶世或有上食不斟酒者此則務爲苟簡決不可從也草堂以謂古人既葬之後恐無朝夕上食之禮事有明證朱先

生丁外憂居寒泉精舍只以朔望來拜几筵若朝夕上食則先生豈可遠去几筵而獨寓寒泉乎云云愚意以爲旣罷朝夕之奠又廢上食之禮則几筵之設爲何事耶無乃先生守墓於寒泉而主婦進饌於几筵耶

虞後吉禮三獻謂如卒哭祔練祥禫等祭用此禮耳上食非祭之比安有三獻但或人欲不奠一酌此則又非也至於葬後上食與否許祭酒所疑似然而實有未然者昔陸子壽兄弟亦有此說又謂几筵不終喪而徹朱子力辯其不然

其答子壽書可考也夫几筵既云當仍設而終
三年則上食決不可廢當如公說是矣朱子於
寒泉往來之禮顧如彼滉亦每疑於此而不得
其說今亦不敢妄爲之說恐只當從俗終三年
上食每上一酌爲是耳
喪三年不祭禮也朱子獨廢此一事恐有未
安之論尤有以合今之宜得禮之正卒哭之
後當依朱子之說行之可也但我國俗本不
制墨衰出入只有喪服俗所謂深衣也著衰
入家廟既云不可況服所謂喪服而行祭以

方今坐此廢祭尤未安其有不悖於禮而可以行之者乎爲此欲追制墨衰以爲廟祭之服則既有喪服又有墨衰事涉繁亂當如何而可耶不以繁亂爲嫌而制墨衰以行之乎

廟祭與墓祭同

今制未有墨衰恐未易論至此也或只用白衣無妨但冠帶用純白以祭亦極未安權用玉色未知何如或令子弟代行亦可否

答禹景善問目

程林隱圖

此圖極好夫天地判後都是氣陰陽動靜只是氣氣上可推尋其理耳文王卦辭曰乾元亨利貞是先言氣也孔子曰易有太極亦先言氣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亦先言氣也若非氣無聖人難言其理也恐程朱所論亦不若過於此圖意思也

右退陶答草堂書也性傳昔在門下得見

徹心此圖有疑致思未得其故偸與黃[illegible]
及之草堂亦疑焉即質于蓮坊則其論如是
性傳之惑滋甚蓮坊此說若泛論理氣則可
矣若論此圖則性傳所未解所謂氣上可推
尋其理者以此圖觀之從左☾右☽上推尋
其中○云耳恐不須著一氣字於中○然後
可見其氣也若如此說只存得左☾右☽推
其所以動靜而已矣何必更著中○爲哉周
子之所以爲是圖者左☾右☽者所以狀其
動靜也中○者所以狀其本體也左☾右☽

者所謂形而下者也孔子之所謂易而子思之所謂鳶飛魚躍也中○者所謂形而上者也孔子之所謂太極而子思之所謂鳶飛魚躍上面使得他如此者也理氣雖不可分而二之而至論其源則其不可相雜也如此程公之著一氣字未知果何謂而蓮坊爲此說亦如何耶 先生批云此說得之

此圖與程林隱多不同當是記不全之故然以中圖爲氣之失則同而蓮坊大加稱賞何耶蓮坊見理不分明主張氣太重有此差失亦宜

也獨程林隱一生林下工夫亦有此失可惜耳苟如二人說太極圖只陰陽一圈足矣何必別有上一圈耶中圈亦爲氣何更有陰陽圈耶又況林隱圖則中氣圈外乃有太極圈是理中含氣使人就理上求氣何有於就氣上求理耶元亨利貞兼理氣不可言先言氣爲魚就氣中指理非先言氣也

易道只是既濟未濟坎離只是氣氣者理之盛也理者氣之妙也非理體不立非氣用不行是故顯諸仁者氣也藏諸用者理

也花潭先生曰坎離藏用有形先是發明

藏諸用之說也到得流行道始傳是發明

顯諸仁之說也於此一圖卦上可見天地

人三才之道盡之矣

右圖說亦蓮坊所著也中間氣字雖曰包理

在中而以先儒中間白處爲太極之說觀之

不無逕廷耶理盛氣妙等語亦何從出耶

九箇氣字何著爲二氣九箇理字何以見一理

未既濟二卦中有九氣九理而不見有一理二

氣之實如何如何理盛氣妙皆未前聞

費隱之道分而言之則費自費隱自隱合而言之則費之裏面隱亦在焉費與隱爲一體也不可謂形而上者爲隱形而下者爲費也蓋費者屬乎氣隱者主於理理氣雖是二物而其體則一也二之則不是古今學者理與氣或太分而爲二或太合而爲一殊不知一而二二而一焉此無他故也學問之功未能居敬窮理而盡精微也

右一齋答南彥經書也草堂說費隱以形而上下爲言奇大升鄭惟一諸公皆以爲不可

而今觀一齋之說以費隱分屬理氣則差矣而不可以形而上下爲言者則與之同焉謹按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下小註朱子之說極分明一齋與奇鄭兩君何所見而非之耶大抵學者於形而上下每欲分而二之者只見得日用事物爲形而下而不見得日用事物之間又包所謂形而上在裏面故將形而上者求之於幽深怳惚之地此亦可謂未能居敬窮理而盡精微也如何

費隱以形而上下爲言亦有近似者故朱門亦

有此說或曰李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莫謂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先生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今據此而看所爭所謂物與理對言之者卽公所主許祭酒說是也所謂只以理言之者卽奇鄭二君及鄙說是也然則公所主說亦不可全然非斥然細看此段看來以下云云可知先生之意終以以理言之者爲是矣至如公所擧本章小註先

生雖有形而下者甚廣之云必繼以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用之廣也云云其不以費爲形而下亦明矣蓋來說之意緣見章內舉愚夫愚婦聖人天地鳶飛魚躍等事物而言皆形而下者故欲指此爲費而其理爲隱非不近似然柰形而下非道何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而一陽之理即道如此章許多事物非道所具於事物之理斯謂道既爲之道安得以形而下者當之耶一齋之說一出一入令人不可捉摸

所見不明固應如此若如公說又欲合形而上下作一團物事衮說去此便是龜山楊氏無適非道之說所以差入於指物爲道之害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吾旣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非道矣其可乎朱子論楊氏此失卽道不可離章或問之說幸考訂之何如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則窮理也

此薛文清語也存心端坐固爲居敬起居行

事心專一則亦豈非居敬者乎大抵靜中看似有定而動處悠悠者學者之通患文清記說偏及於靜而不及於動何耶性傳竊意靜中易爲力動處難爲功學者靜中固當存心端坐而動處尤當致力遇這事而心在這事遇那事而心在那事然後可謂敬矣

以居敬窮理對言則如此說以敬兼知行貫動靜言則如公說

一齋與韓胤明書亦云公退之日入直之夜不輟居敬窮經之功似專指窮經而言者爲

敬則豈只於公退之日入直之夜致其力哉

對言而互用功則此說無妨

明道先生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歟此非聖人之言也今[illegible]

程子此說大可疑達坊以爲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存程子無乃見得聖人之心而言耶達坊所云亦未得誤也未知如何

恐明道以出入二字爲疑而云伊川謂亦以操舍而言則其言乃無病達坊說未穩

大學序小註妙衆理妙字久不得明釋今聞

花潭嘗解云猶弄得之意此言似善若者何

行有自然合一運用不測之意花潭說也未盡

割股先儒之說蓋以至於迫切之極既不可取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外更無他道理則寧毀體以救親命亦人子至痛之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爲孝故朱先生僅有取於誠心無所爲者然猶止謂之庶幾而不以爲至善也凡事到無可柰何處無

恰好道理則不行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亦此
一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
於雜僻亂道之罪也

右先生答李珥書也性傳所見異者是
大抵人子遇親之病迫切之至思所以爲
治救藥者當有權哉但用人肉而治人病
天下寧有是理耶明知其不然而姑且試
之明理者所不爲也豈有毀體而可救其
命亦豈是一時所當止之處乎朱子庶幾
之言不過曰若誠心爲之則猶勝於以此

要譽者云耳非以此爲是也金濯纓作非鄙人對以攻昌黎公其言曰就令善醫引方書以爲非人肉合藥無良云爾將以彼爲誕坐視其母之死而不從耶性傳亦以爲苟有善醫者必不爲此言濯纓雖惑於此言而昌黎則必不惑於此言也如何

緣或問取其誠以爲庶幾故向者爲說如此後來思之終覺有未安處此事當以昌黎與公說爲正

答禹景善 丁卯

鄭直講來鄉時未相見中和刊謬釋事時未詳問然子中之於我可謂相知之深不即毀去其刊本恨恠恨恠已作書懇于奇明彥行到中和必索取其板燒火於眼中而後去此人達理非齷齪必能如人意也文廣文素有文名而處心行事多未合理觀此事亦可知也

答禹景善

江頭黯然之恨正如所諭城中非不屢面病思客況苦無頭緒每見見面而已今而思之似非吾所爲可謂自失其素志可懼可懼滉距行期

五七日間病極危惙自得服公惠平胃煎後稍
覺有生道至水路半程以後雖他病猶在脾胃
似稍實自是復素以至今日尚得支持藥力之
益人如此爲公深荷深荷示喩發行太匆遽公
亦有疑於此耶自古人臣安有病極如滉不職
如滉而尚濡滯不去曰吾爲　山陵者耶今
朝廷夙夜之賢而爲　山陵者義與情兼全病
廢不職之人而爲　山陵者失義而徒情吾意
不幸而義情之不得兼全者與其失義而徇情
不若徇義而屈情也滉也從前病廢不職姑不

言禮判　罷命正當　新政之初而不能供一日之職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於致身之地義有不行如此則其當退身之處義如皦日復何疑哉顧今致仕一路既已榛塞他無乞骸得遂之時則前職已遞後除未及乃是無官職可自由之日乘此隙而抽身以出去雖欲從容而不忽遽何可得耶人之言曰君親一體事之當如一此固不易之論然其間又有絕不同者父子天屬故左右就養無方君臣義合故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恩常掩義而無可去之道有方者

拘一本作徇

義或奪恩而有不得不去之時若事君者不知有義而惟情是拘則其所成就者不過爲婦寺之忠而其所蒙被者已及於尸竊之誅奚可哉滉於 先王朝累承 眷命而出萬死辭避不敢冒受者徒以有見於此而不欲改本志也今反抱垂死之病負 新政之恩顚躓無比而猶不去一朝濫先朝露於黯闇之中則數十年來所以苦死辭退之意終何如也吾用是安得不及其未死而思去之汲汲乎然聞之諸公皆以滉爲非豈易以開口自明之哉惟公之疑一不可

無一言以曉之聊此云云不知公意又以爲何如

別紙

服中死者斂襲所用吉凶之服此亦所當議定而未有所考不敢輒爲之說公須廣問知禮者後日示及望望若古禮未有考據而以意推之如公言用孝服似當然一用此服地下千萬年長爲凶服之人此亦情理極礙難執處如何愚意襲用素服黑巾帶斂時著身正服亦用素其餘顚倒用服雜用吉服當大斂入棺之時其孝

服一具與吉服一具對置孝服右而吉服左似有服盡用吉可以兩得之意不至長爲凶服之人或非大乖否耶

前日金謹恭云有祖父母喪而遭父喪者不爲祖父母追制服之文見於儀禮不知見儀禮何卷第幾板某條中乎問金生示及何如

答禹景善 戊辰

別後悃悰承示開慰辱詢盛意非昏廢所敢承報但有妄見以爲不如且就所常用力處日加點檢溫習必有漸得力處比之生面工夫自是

不同如是而接以新做緒業則舊有據而新不
孫當有益矣如何如何祝文之疑錄在紙尾

別紙

家禮大祥祝文子某下當添入謹遣子某等
字不寧下當添入適嬰疾病遠離几筵未獲
躬奠罙增號慟等字祝辭添此數語似可而
罙增號慟與敢用語意不無不相屬之意耶
伏望下教
當依此行之但號慟之慟改作痛尤切以此接
得未有不可

答禹景善

鄭君重遭大禍天之於此一何如是之酷耶不忍道不忍聞奔喪曲折古無可據雖有吾未知之何敢妄云須更問知禮處然以臆料言之重喪既成服在途恐只以重喪服行而至彼行變成之禮似可蓋重喪遭輕喪當其事則服其服既事反重服云則重服爲常故也何如何如

答禹景善問目

今既成服當告南中訃音發喪則當別設哭位就哭位時仍着衰服乎所後斬衰出哭後

當還本喪次以待成服乎出在別設哭位以待成服乎若仍在別設哭位以待成服則其間亦常着衰服乎

此事亦未有考據但以意言之就哭位時不得已脫去衰服而就位自此至成服出間恐不可間間還着衰服入前喪次之理須待成服還脫而入前次矣然此亦斟酌而言須博問而處之家禮奔喪條云若不得行則爲位不奠此則爲常時遭父母之喪言也今此之事雖曰非如此例若只設哭位而不爲神位則哭衰成

服俱無依向處不審何以爲之
爲位不眞之位非獨指哭位也固兼謂設神位
故曰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云云今亦恐當依
此爲之

答禹景善 己巳

滉凡百如前行期且臨正如古人詩所謂北鴈
將歸且氷濵者所慮惟有網羅之虞耳 朝議
德興君家廟已定營造又方議 文昭殿增室
補殿等事未定大憲白士偉今日入都云未期
公來遲速悵戀悵戀

答禹景善

滉每事辭避難以在朝列行在開初未知無作魔事否在此不穩事逐日如麻安得不急於歸計耶

答禹景善

四月十六日晦日五月廿四日三書備見趣操佳勝深以慰釋出還之餘山中應接亦自不鮮加以衰倦久闕報答愧不可言靜中收斂之難此古今通患惟難處不以難而輟功久久而至於熟者能收其效耳胡氏論祖功宗德之說如

彼然歷代皆有之朱子於宋室太宗仁宗外又以高宗為不遷之主則未可遽以為非又恐胡說近於始皇廢謚之說尤未安但此自是天子之制非天子之國而用此說為可疑耳去乖崖則墜墮脫流徇則觸訏最是難處然既不免出世正當此處著工晦養中不廢猛省不使至猖獗耳至於故山欲走之說則不然以君之事觀之此一路豈可免耶所不可免而苟免一時其終必有難處者於是不得已而就之則前後有異不如因遂就之之為得也前日關西之行甚

不得已非避而去之豈可更以他計免也示詩
拙和別紙呈似勿廣爲望安道失學已甚可慮
可慮

答禹景善

知已鎖直翰院事固如此雖歎柰何惟思盡職
而已身旣縈纏於此欲免自蹈之愧亦已難矣
至如前書兩論其前者不爲無理史官不言事
國典旣無許言事故事似不當出位而强作其
後者乃無理之言時又有一種議論以謂弘文
館下番入經席不當言事豈有上可而下不可

耆亭翁問答詩可見一時寓感之意今人遐想起懦只緣地禁有難於酬唱往復且竢後耳所冀勿偏勿徇毋負所學

答禹景善別紙庚午

牲傳反哭于家而往來展墓謬意始以爲朔望之奠旣行於几筵而又欲設於墓側旋被諸公明諭悟其非而止之矣但吾東人四時節祠皆得墓祭故節祠則牲傳依此往奠墓側而李養中以爲寒食端陽則可矣正朝秋夕乃朔望也朔望殷奠也虛几筵而往奠墓

側不可云此此說如何大抵節祠家廟亦當有事而以上墓之故不得躬莅每令代行此亦未安曾見南中人前期三四日行事於墓側此與朱子所云鄉里所爲者相似未知其果不違於義理也如何

葬後反魂已得古禮之意若朔望奠於几筵朱子所行已見於家禮言行錄大全等書今悟初計之非善矣至如節祠亦當於几筵行之但節祠古所無而起於後今人平日皆行於墓所如使三年內幷節祠皆歸几筵則體魄所在一

無所事是謂神不在於彼也直待喪畢然後
行於彼則無乃有求神於所無之嫌乎李君言
中所謂正朝秋夕朔望之疑亦思得良是或此
二節依南中所爲而寒端二節用當日行於墓
或正秋仍只行於几筵而餘二節行於墓恐皆
無不可也如何
喪三年家廟行事固不可全然廢之而吾東
人無墨衰難其服昔者先人之居憂也仰稟
門下先生答曰云云上晛第以玉色乃旣祥就
吉之服決非墨衰之比似難輕著而且於彼

時有性傳在故只遵代行之教矣今則曾祖以下唯性傳一身便無可代之人痛哭痛哭廢而不祭則已祭則惟性傳當主不能臆斷議于諸丈論說紛紜未之適從伏望下教何如金而精以爲廢而不祭亦可云此則然矣但居喪篤不及朱子一節而廢朱子之所嘗行者無乃過乎如何如何此中有令娌僕代行者此則如不祭也固不可論也

三年內家廟祭否先賢已有定論今以無墨衰致有諸論之不一愚意有子弟者令子弟行之

上也無而自行者其服色前日謬論主色固不可其所謂白衣卽河西所謂白布衣似若差可所難者冠亦白布尤爲乖異如何如何愚今又思得一說與其創新而用白布冠衣孰若倣家禮所稱墨衰之服其制如今直領樣冠亦用墨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卽去藏之以待後祭其出入等時勿用中原例服之以取俗駭此意如何但稟鄙意勿以語人恐大得衆誹也

答禹景善

六月十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書一時並至審

知自關西還奉几筵會聞其間事勢皆出於不
得已有何疑於違禮意耶盡於彼而復於此情
義俱得矣況在野不解職平生罪過在此一事
今可免此而每一箋狀之入輒爲諸公所尼適
足以惹起　召旨之下中間雖有調　命非所
安也煩數惶恐具箋未上鬱鬱悶悶曾孫兒在
京疫夭情鍾義係兩皆非輕不以幼孩痛念無
已其父來在此賴金而精力措不至於溝壑之
委今蒙遠念別書垂慰感悚難喩前者累累承
書以心事無聊且聞西行修報久闕甚愧逋慢

今以逃暑來在易東會來諸書在家中箱篋未
由搜取只以頃來三書畧報耳伏惟照悉惟祈
以時循勉不備謹狀

別紙

前諭墨衰如侍者冠服云云侍者只有俗所
謂頭巾而無其冠又當著何帶

墨衰冠帶之制未詳率意言之未安然似不過
冠頭巾而帶亦墨耳

期而功衰之文只見於戴記間喪雜記等篇
而未見於儀禮經傳是何耶抑有之而性傳

不能詳考耶古者卒哭亦有受服而家禮無此節故性傳依此行之今於期亦只依家禮練布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別有功衰耶何以則不戾於聖賢制禮之意耶家禮雖不言中衣而性傳依古禮制之今不可不受以練如何

功衰之不見儀禮經傳亦不知何故卒哭受服家禮闕之於期亦只練布爲冠去首絰等不別有功衰乃古今損益之宜頃年 廷議 國恤練亦以不別制服爲定今當遵依練中衣則

依示爲當

以練爲冠則武纓當用漚麻俗所謂頭巾亦

皆當練如何

旣以練爲冠武纓自當以漚麻爲之頭巾亦當

用練不可獨仍生布也

屨家禮言以粗麻儀禮曰管屨楊氏以儀禮

爲正今若依古禮於期當受以繩屨如何

屨依楊說受以繩屨合於漸殺之意也

金而精製上深衣幅巾果不戾於古制耶

而精製寄深衣未知盡合古制與否而大槩似

得其體間中可時著了惟幅巾未敢便以爲得古制且其著用非但駭俗於已亦殊不便故不用而姑以程子冠之類代之

廷爭事今如何舉朝欲洩憤甚好但　天意如是恐或別生他端如何如何不勝憂悶子進才出爲人所推斥如此其事所從來想遠而其及亦豈止其身耶然非遠外所與知也柰何

答禹景善

秋間累承寄書具悉孝俟支勝慰釋何喻頑

近來老憊特甚眩瞀日劇而後生輩枉來相守懇謝不得遣者非一二以此重爲所困日用之間頓無餘力致於人事多曠闕所得書問不以時答今當修復或尋不得元書姑將八月二十三日書草報所云眼患今如何也別紙所詢妄陳在別幅皆恐未當或備參商耳近思疑目今未及報爲愧溷請老一事欲俟　朝廷事定之日久無了期不得已近又上箋狀不知如何方此憂悶

別紙

前論墨衰更思之上衣下裳一如正服之制而但墨其色冠與巾亦必用墨爲之而只去腰首絰如何

墨衰旣曰衰矣似當如示然未有考據不敢索言之耳

按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丘氏儀節敷衍其禮一依家祭之儀未知何據或又因此謂墓祭不設飯羹故無侑食之文旣有三獻盛禮而不具酒食寧有是理愚意原野之禮所當有

殺於廟寢之事故必變其節亦是情禮之固
然也如何其節次何以則可飯羹魚肉並與
蔬果而同進插匙正筯即在降神之後耶
墓祭無進饌侑食之節或人以爲不設飯羹恐
其不然也亦踰原野禮當有殺云云此爲得之
況今宗法廢而不行人家衆子孫不能盡孝敬
於家廟之祭而墓祭不得以不重乃反踈畧如
此無乃未安乎故竊謂依丘氏禮行之無妨
親盡之主當遷於最長之房而勢有所不能
然者則出於祠堂而安于別室不得已也四

時之享共設於正寢則是涉於祭五代之僭廢而不祭則又大違於情禮如何愚意享日之曉先就別室行事於遷主然後奉四代之祭於正寢如何或做古制疎數不同之義只於春秋設之亦庶乎可也如何前日再稟每教以難言然當此變禮豈可諉以難處而每於失禮之中又失禮乎伏望明誨

親盡之主四時共設於正寢實爲未安奉安別室只於春秋設祭似爲處變之宜然終未必其當否

朔望之參必設酒果而主人或有疾或遠出子弟又無代行之者則姑廢不設似合情理世俗或令婢僕爲之其瀆褻不敬甚矣如何且其設酒果若只爲參禮而起者則子弟雖存不可無主人而擅入祠堂獨行參拜如何朔望奠專爲主人自展己思慕之誠而設有故而使子弟猶或可也婢僕必不可也俗節之祭亦然然此事今世或已他居者於墓祭等事不得已有令婢僕代行者又使盡廢尤甚未安如何如何

一祖先生日設奠擧俗鮮有不行者而性傳之家亦未免有此事但並設祠堂又更瀆亂故出祭于寢非祫非忌而出主行事亦極無據從此欲廢而行之已久遽然矯革在所難處

一與其未安於瀆亂寧失於遽改耶如何

生忌之說出於近世寒門所未擧行今承垂問怵然愴然未敢妄有所對

一祔主當於祖考妣室西向奉安而國俗祠堂例不寬敞龕室亦小然平時則或可以容祔主至於朔望俗節設酒果之時尤覺不便安

如何家禮祠堂圖置祔位於堂東壁下此何所據耶

祔主祖考妣室西向奉安古禮然也今同堂異室而龕小難設正如所諭嘗及復書度未得其宜朱先生非不知其然尚以愛禮存羊之義不敢變其所祔位置之他處今亦何敢輕議為之說欲從古禮者不如寬作龕室令其可容西向之設及其設酒果時出置東壁下行之庶或可也如何如何

我國人家正廳南北長而東西短凡四時大

祭於北壁下自西設位狹窄難行不得已高
祖在北曾祖祖禰分東西相對若昭穆之列
者祠堂既爲同堂異室之制而至此乃變其
位無乃未安如何
正寢設祭位有大屋可依禮設者自當如古其
不然者不得不隨地形排設雖若未安亦無如
之何矣
辛酉四月先生答鄭子中問目云有子之妻
則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仍祔祖妣或別
置他室可也云云家禮祔下高氏別室藏主

之說先儒非之未知如何

妻喪高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固依禮文而云也況所以云云者夫尚主祭如設酒果等時夫拜跪庭下而妻祔祖妣龕有所未安權藏別室恐未爲大失故耳如何如何

在義爲理嘗觀語類論人生禀賦理有善惡之理字曰理猶云理當如此又云理只作合字看竊謂此義字亦以此類看蓋指合當有此理處名之曰義耳

物格物理之極處等釋及無極而太極鄙見皆

誤已改前說矣今適便遽後當寄呈

答禹景善

想今練期已過俯就支勝矣示事果有之宜以爲未安若如司馬公問除給事中而薦名啓之則果非矣或於言談間偶擧名而其名出於薦中則意所不及何過之有是謗者自作險耳然此等事常須十分持戒苟不自愼不可徒咎人也滉老昏無可言子昂目覩而去寯婦腫證尚未針破安道妻哭子致傷亦病重云憂煎不已時事如許莫知端倪日夕憂惶前上箋狀久[illegible]

示　命仄惕尤深奈何奈何
禍前所陳識不及故也何可責備今來示自是
注夫下奉還近思示目今亦未報愧多慢也餘
杯子昂不宣
高峯不收何足嘆也不收乃好何者收則益難
處而適所以激生他患故也

別紙

或因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并與上食時哭臨
而廢之愚意恐未可也禮當漸殺練後朝夕
之哭止之無疑但上食非如朝夕之比几筵

有孝而不爲哀臨或乖人子之情如何舍而
精亦云當并止之未知其果合情禮也伏乞
下誨
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
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宜
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己意行之亦恐未安
古之篤孝一節人或有如此若知禮君子自當
依禮盡誠而行之恐未宜特出諭禮之行以爲
情而并俗也夫苟徇情以行則情何有之可

練後雖廢朝夕之哭而只於晨昏展拜几筵似合情禮或云禮無明文難以義起或謂家禮有晨謁祠堂之文依此只得晨謁爲當夕則不可愚以爲未然几筵三年不廢生事之禮恐與祠堂有異晨昏之禮廢之實所不忍且嘗見朱門人問於先生曰趙子直晨昏必謁影堂而先生只行晨謁如何先生答云昏則或在宴集之後此似未安故只用晨謁云云以此觀之先生不以晨昏之謁爲未當而只以宴集等有礙不可行故只存晨謁之禮

也憂人旣無此等事而況几筵與祠堂不同
晨昏之謁未有所妨也如何金而精亦以鄙
說爲是

來說欲行朝夕至當至當

金而精制深衣用綿布性傳疑其當用白麻
布金云凡禮言麻布者是麻布只言布者皆
是綿布也故大小斂之絞皆用綿布爲是此
說如何五服之布亦不言麻布而只云生熟
此其爲麻布則深衣白細布之獨爲綿布何
義耶

亦未知的是何布然綿布靭無乃好乎
國法三歲前收而養之者名之曰卽同己子
而其子女爲其所養父母行齊衰三年或所
生父母在則降服期然則爲母之養父母亦
依外祖父母例服小功之服乎伏望下誨
此等變禮無經據而率意言之皆涉謬妄但疑
母旣以爲父母子安得不以外祖父母服之耶
物格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謬說改定及無極而
太極亦改前妄兩草本幷家禮主櫝等說各一
件附子昂去取看亦以示金而精病倦未能各

呈一本無極釋之謬草堂公亦深病之亦望呈
覽令知迷者之有悟日也

答禹景善問目 近思錄

生之謂性性傳按朱子分三節今與葉氏所
分不同
非但與葉氏不同朱門所分節見於語類者亦
有異同緣此段難看故所看所分亦不同當各
隨其義而通之耳

手舞足蹈 有一處記盧蘇齋事云少遊泮
中一夕登明倫堂忽然起舞性傳疑其不然

問許草堂草堂乃舉此程子說且言之曰汝看書看義理能無鼓動時乎性傳云此則有之豈至起舞草堂曰樂之淺者只鼓動而已樂之深者必至起舞仍言花潭見佳山水必舞近見蓮坊錄花潭言行一條云余與友生訪先生不遇先生追至滿月臺進薏苡粥先生曰吾平生罕食乾飯此粥乃吾本分遂起舞使我歌之余其時不知舞之之意老來方知其意未知程子此言果如草堂之論花潭之爲乎

求而有所得其樂不可勝孔子之言曰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程伯子之言曰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類甚多然未聞眞起身以舞也孟程所謂手舞足蹈亦言不勝其樂之意耳惟邵康節詩曰儘快意時仍起舞又云眞樂攻心不柰何晦菴嘗譏之曰若是眞樂安有攻心竊恐此康節之所以爲康節而有異於程朱處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時憲

八十